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零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九回　候芳魂五兒承錯愛　　孽債迎女返真元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，恐寶玉悲傷成疾，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，說是：「人生在世，有意有情，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，並不是生前那樣個，人死後還是這樣。活人雖有痴心，死的竟不知道。况且林姑娘既說仙去，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，那裡　　肯混在世上。只是人自己疑心，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。」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，原說給寶玉聽的。襲人會意，也說是「没有的事。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，我們也算好的，怎麽不曾夢見了一次。」寶玉在外聞　　得，細細的想道：「果然也奇。我知道林妹妹死了，那一日不想幾遍，怎麽從没夢過。想是他到天上去了，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，所以夢都没有一個兒。我就在外間　　着，或者我從園裡回來，他知道我的實心，肯與我夢裡一見。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，我也時常祭奠。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，竟無一夢，我便不想他了。」主意已定，便說：「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，你們也不用管我。」

寶釵也不强他，只說：「你不要胡思亂想。你不瞧瞧，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。若是知道　　不保養身子，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又說我們不用心。」寶玉道：「白這麽說罷咧，我坐一會子就進來。你也乏了，先　　罷。」寶釵知他必進來的，假意說道：「我睡了，叫襲姑娘伺侯閣本和藤本作：候你罷。」寶玉　　了，正合機宜。候寶釵　　了，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，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　　着了没有。寶釵故意裝睡，

也是一夜不寧。那寶玉知是寶釵睡着，便與襲人道：「你們各自　　罷，我又不傷感。你若不信，你就伏侍我　　了再進去，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。」襲人果然伏侍他　　下，便預備下了茶水，關好了門，進裡間去照應一回，各自假寐，寶玉若有動靜，再爲出来。寶玉見襲人等進來，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，他輕輕的坐起來，暗暗的祝了幾句，便　　下了，欲與神交。起初再　　不着，已後把心一靜，便睡去了。

豈知一夜安眠，直到天亮。寶玉醒来，拭眼坐起来想了一回，並無有夢，便嘆口氣道：「正是『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来入夢』。」寶釵　　一夜反没有睡着，　　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，便接口道：「這句又說莽撞了，如若林妹妹在時，又該生氣了。」寶玉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只得起来搭赸着徃裡間走来，說：「我原要進来的，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着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進來不進来與我什麽相干。」襲人等本没有　　，眼見他們兩個說話，卽忙倒上茶来。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，問：「寶二爺昨睡得安頓麽？若安頓時，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。」襲人便說：「你去回老太太，說寶玉昨夜狠安頓，回來就過來。」小丫頭去了。

寶釵起來梳洗了，鶯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，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，仍到賈母處，見他母親也過來了。大家問起：「寶玉晚上好麽？」寶釵便說：「回去就睡了，没有什麽。」衆人放心，又說些閒話。只見小丫頭進來說：「二姑奶奶要回去了。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，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，讓他去罷。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，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。」賈母衆人　　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都說：「二姑娘這樣一個人，爲什麽命裡遭着這樣的人，一輩子不能出頭。這便怎麽好！」說着，迎春進來，淚痕滿面，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，只得含着淚，辭了衆人要回去。賈母知道他的苦處，也不便强留，只說道：「你回去也罷了。但是不要悲傷，碰着了這樣人，也是没法兒的。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。」迎春道：「老太太始終疼我，如今也疼不來了。可憐我只是没有再来的時候了。」說着，眼淚直流。衆人都勸道：「這有什麽不能回來的？比不得你三姝閣本和藤本作：妹妹，隔得遠，要見面就難了。」賈母等想起探春，不覺也大家落淚，只爲是寶釵的生日，卽轉悲爲喜說：「這也不難，只要海疆平靜，那邊親家調進京來，就見的着了。」大家說：「可不是這麽着呢。」說着，迎春只得含悲而別。衆人送了出來，仍回賈母那裡。從早至暮，又鬧了一天。

衆人見賈母勞乏，各自散了。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，到寶釵那裡，說道：「你哥哥是今年過了，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减了等纔好贖罪。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麽處！我想

要與你二哥哥完婚，你想想好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，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来。據我說狠該就辦。邢姑娘是媽媽知道的，如今在這裡也狠苦，娶了去雖說我家窮，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，說我家没人，就要揀日子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，挑個好日子，過来和老太太、大太太說了，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。這裡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，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，所以他住下了。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，你們姊妹們也多叙幾天話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正是呢。」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，出來辞了衆人回去了。

却說寶玉晚間歸房，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，「或者他已經成仙，所以不肯来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。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，也未可知。」便想了個主意，向寶釵說道：「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，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稳些，今日起来心裡也覺清凈些。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，只怕你們又來攔我。」寶釵　　了，明知早辰他嘴裡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，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，倒好叫他睡兩夜，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，况兼昨夜　　他睡的倒也安靜，便道：「好没來由，你只　　睡去，我們攔你作什麽！但只不要胡思亂想，招出些邪魔外祟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誰想什麽！」襲人道：「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，外邊一時照應不到，着了風倒不好。」寶玉未及答言，寶釵　　向襲人使了個眼色。襲人會意，便道：「也罷，叫個人跟着你罷，夜裡好倒茶倒水的。」寶玉便笑道：「這麽說，你就跟了我来。」襲人　　了倒没意思起來，登時飛紅了臉，一聲也不言語。寶釵素知襲人穩重，便說道：「他是跟慣了我的，　　叫他跟着我罷。叫麝月、五兒照料着也罷了。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，該叫他歇歇了。」寶玉只得笑着出来。寶釵因命麝月、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，又嘱咐兩個人醒睡些，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。兩個答應着出來，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，閉目合掌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，兩個也不敢言語，只管瞅着他笑。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。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，便輕輕的叫道：「該睡了，怎麽又打起坐來了！」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，便道：「你們只管睡罷，我坐一坐就睡。」襲人道：「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，鬧的二奶奶一夜没睡。你再這麽着，成何事體。」寶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，便　　拾睡下。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，纔進去關門睡了。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，伺候寶玉睡着，各自歇下。

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，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，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、麝月兩個人服事藤本作：侍，夜間麝月出去，晴雯要唬他，因爲没穿衣服着了凉，後来是從這個病上死的。想到這裡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；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

了個影兒，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。自己假粧　　着，偷偷的看那五兒，越睄越像晴雯，不覺獃性復發。　　了聽，裡間已無聲息，知是睡了。　　見麝月也睡着了，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，　　不答應。五兒　　見寶玉喚人，便問道：「二爺要什麽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要漱漱口。」五兒見麝月已睡，只得起來重新剪了燼花，倒了一鍾茶来，一手托着漱盂。　　因赶忙起來的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袄兒，鬆鬆的挽着一個　　兒。寶玉看時，居然晴雯復生。忽又想起晴雯說的「早知擔個虛名，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」，不覺獃獃的呆看，也不接茶。

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，也無心進來了。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来伏侍寶玉，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。不想進來以後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，看着心裡實在敬慕。又見寶玉瘋瘋傻傻，不是先前風致。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：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，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。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，只管愛惜起來。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，又不敢大聲說話，只得輕輕的說道：「二爺漱口啊。」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，也不知道漱了没有，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？」五兒　　了摸不着頭惱，便道：「都是姐妹，也没有什麽不好的。」寶玉又悄悄的問道：「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，不是你也去了麽？」五兒微微笑着點頭兒。寶玉道：「你　　見他說什麽了没有？」五兒搖着頭兒道：「没有。」寶玉已經忘神，便把五兒的手一拉。五兒急得紅了臉，心裡亂跳，便悄悄說道：「二爺有什麽話只　　說，别拉拉扯扯的。」寶玉纔放了手，說道：「他和我說來着，『早知擔了個虛名，也就打正經主意了。』你怎麽没聽見麽？」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，又不敢怎麽樣，便說道：「那是他自己没臉，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。」寶玉着急道：「你怎麽也是這個道學先生！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，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，你怎麽倒拿這些話來遭塌他！」

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麽個意思，便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二爺也睡罷，别　　着坐着，看凉着。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麽囑咐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凉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五兒没穿着大衣服，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，便說道：「你爲什麽不穿上衣服就過來！」五兒道：「爺叫的　　，那裡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。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，我也穿上了。」寶玉　　了，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袄兒揭起來遞給五兒，叫他披上。五兒只不肯接，說：「二爺蓋着罷，我不凉。我凉我有我的衣裳。」說着，囘到自己鋪邊，拉了一件長袄披上。又聽了聽，麝月睡的正濃，纔慢慢過來說：「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寔告訴你罷，什麽是養神，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。」五兒　　了，越發動了疑心，便問道：「遇什麽仙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要知道，這話長着呢。你挨着我來坐下，我告訴你。」五兒紅了臉笑道：「你在那裡躺着，我怎麽坐呢。」寶玉道：「

這個何妨。那一年冷天，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，我怕凍着他，　　把他　　在被裡握着呢。這有什麼的！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。」五兒聽了，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。那知這位獃爺　　是寔心寔意的話兒。五兒此時走開不好，跕着不好，坐下不好，倒没了主意了，因微微的笑着道：「你别混說了，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思。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，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，只愛和别人胡纏。明兒再說這些話，我回了二奶奶，看你什麼臉見人。」

正說着，只聽外面咕咚一聲，把兩個人嚇了一跳。裡間寶釵咳　　了一聲。寶玉　　見，連忙　　嘴兒。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。原來寶釵、襲人因昨夜不曾睡，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，所以睡去，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。此時院中一响，早已驚醒，聽了聽，也無動靜。寶玉此時躺在床上，心裡疑惑：「莫非林妹妹來了，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？」翻來覆去，胡思亂想，五更以後，纔朦朧睡去。

却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，又兼寶釵咳　　，自己懷着鬼胎，生怕寶釵聽見了，也是思前想後，一夜無眠。次日一早起来，見寶玉尚自昏昏睡着，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。那時麝月已醒，便道：「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，你難道一夜没睡嗎？」五兒　　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，便只是赸笑，也不答言。不一時，寶釵襲人也都起来，開了門見寶玉尚　　，却也納悶：「怎麼外邊兩夜　　得倒這般安穩？」及寶玉醒来，見衆人都起來了，自己連忙　　起，揉着眼睛，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，可是仙凡路隔了。慢慢的下了床，又想昨夜五兒說的，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，這話　　也不錯，便怔怔的瞅着寶釵。寶釵見他發怔，雖知他爲黛玉之事，　　也定不得夢不夢，只是瞅的自己倒不好意思，便道：「二爺昨夜可真遇見仙了麼？」寶玉聽了，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，笑着勉强說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！」那五兒　　了這一句，越發心虚起來，又不好說的，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。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兒道：「你　　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麼？」寶玉　　了，自己坐不住，搭赸着走開了。五兒把臉飛紅，只得含糊道：「前半夜倒說了幾句，我也没　　真。什麼『擔了虚名』，又什麼『没打正經主意』，我也不懂，勸着二爺睡了。後來我也睡了，不知二爺還說来着没有。」寶釵低頭一想：「這話明是爲黛玉了。但儘着叫他在外頭，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姊來。况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，秖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，然後能免無事。」想到這裡，不免面紅耳熱起來，也就赸赸的進房梳洗去了。

且說賈母兩日高興，畧吃多了些，這晚有些不受用，第二天覺便閣本和藤本作：便覺着胸口飽悶。鴛鴦等要回賈政。賈母不叫言語，說：「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，我餓

一頓就好了。你們快別吵嚷。」于是鴛鴦等並没有告訴人。這日晚間，寶玉囘到自己屋裡，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囘來。寶玉想着早起之事，未免赧顏抱慚。寶釵看他這樣，也曉得是個没意思的光景，因想着：「他是個痴情人，要治他的這病，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。」想了一囘，便問寶玉道：「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？」寶玉自覺没趣，便道：「裡間外間都是一樣的。」寶釵意欲再說，反覺不好意思。襲人道：「罷呀，這倒是什麽道理呢。我不信睡得那麽安穩！」五兒聽見這話，連忙接口道：「二爺在外間睡，别的倒没什麽，只是愛說夢話，叫人摸不着頭腦兒，又不敢駁他的囘。」襲人便道：「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，看說夢話不說？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。」寶釵聽了，也不作聲。寶玉自己慚愧不來，那裡　　有强嘴的分兒，便依着搬進裡間來。一則寶玉負媿，欲安慰寶釵之心。二則寶釵恐寶玉思欝成疾，不如假以詞色，使得稍覺親近，以爲移花接木之計。于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。寶玉因心中愧悔，寶釵欲攏絡寶玉之心，自過門至今日，方纔如魚得水，恩愛纏綿，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，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邉來。這裡賈母因疼寶玉，又想寶釵孝順，忽然想起一件東西，便叫鴛鴦開了箱子，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，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，掛在身上　　也希罕。鴛鴦找出來　　與賈母，便說道：「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没見的，老太太這些年　　記得這樣清楚，說是那一箱什麽匣子裡裝着，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。老太太怎麽想着拿出來做什麽？」賈母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，老太爺疼我，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。還說：『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，狠貴重，你拿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。』我那時還小，拿了來也不當什麽，便撩在箱子裡。到了這裡，我見偺們家的東西也多，這　　得什麽，從没帶過，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。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，他又丢了一塊玉，故此想着拿出来給他，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。」一時寶玉請了安，賈母便喜歡道：「你過來，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。」寶玉走到床前，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。寶玉接来一瞧，那玉有三寸方圓，形似甜瓜，色有紅暈，甚是精緻。寶玉口口稱讚。賈母道：「你愛麽？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，我傳了你罷。」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，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。賈母道：「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，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。他們從没見過。」寶玉笑着去了。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，也辭了出來。

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，胸口仍是結悶，覺得頭暈目眩，咳　　。邢王二夫人、鳳姐等請安，見賈母精神尚好，不過叫人告訴賈政，立刻來請了安。賈政出來，卽請大夫看脉。不多一時，大夫來胗了脉，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，感冒些風寒，略消導發散些就

好了。開了方子，賈政看了，知是尋常藥品，命人煎好進服。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，一連三日，不見稍減。賈政又命賈璉：「打聽好大夫，快去請来瞧老太太的病。偺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，我瞧着不怎麽好，所以叫你去。」賈璉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，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，如今不如找他。」賈政道：「醫道　　是極難的，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，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。」賈璉卽忙答應去了，回來說道：「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，過十來天進城一次。這時等不得，又請了一位，也就來了。」賈政聽了，只得等著。不題。

且說賈母病時，合宅女眷無日不来請安。一日，衆人都在那裡，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，回說：「園裡的櫳翠　　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，特來請安。」衆人道：「他不常過來，今兒特地來，你們快請去来。」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。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，先走出去接他。只見妙玉頭帶炒閣本和藤本作：妙常髻，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袄兒，外罩一件水田靑緞鑲邊長背心，拴着秋香色的絲縧，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，手執塵尾念珠，跟着一個侍兒，飄飄拽拽的走来。岫烟見了問好，說是「在園內住的日子，可以常常来瞧瞧你。近來因爲園內人少，一個人輕易難出來。况且偺們這裡的腰門常關着，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。今兒幸會。」妙玉道：「頭裡你們是熱鬧塲中，你們雖在外園裡住，我也不便常來親近。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，又　　說是老太太病着，又惦記你，並要瞧瞧寶姑娘。我那　　你們的關不關，我要來就來，我不來你們要我来也不能啊。」岫烟笑道：「你　　是那種脾氣。」

一面說着，已到賈母房中。衆人見了都問了好。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，說了幾句套話。賈母便道：「你是個女菩薩，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？」妙玉道：「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，壽數正有呢。一時感冒，吃幾貼藥想来也就好了。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不爲這些，我是極愛尋快樂的。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，只是胸隔悶飽，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。你是知道的，誰敢給我氣受，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麽。我和璉兒說了，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，明兒仍請他来。」說着，叫鴛鴦吩咐厨房裡辦一桌凈素菜來，請他在這裡便飯。妙玉道：「我已吃過午飯了，我是不吃東西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吃也罷，偺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。」妙玉道：「我久已不見你你們，今兒來瞧瞧。」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，回頭見惜春站着，便問道：「四姑娘爲什麽這樣瘦？不要只　　愛畫勞了心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久不畫了。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，所以沒興畫。」妙玉道：「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？」惜春道：「就是你纔進来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。你要来狠近。」妙玉道：「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。」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，回身過来，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。衆人暫且散去。

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，延醫調治不效，已後又添腹瀉。賈政着急，知病難醫，卽命人到衙門告假，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。一日，見賈母畧進些飲食，心裡稍寬。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，王夫人叫彩雲看去，問問是誰。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，便道：「你來做什麽？」婆子道：「我來了半日，這裡找不著一個姐姐們，我又不敢冒撞，我心裡又急。」彩雲道：「你急什麽？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麽？」婆子道：「姑娘不好了。前兒鬧了一塲，姑娘哭了一夜，昨日痰賭住了。他們又不請大夫，今日更利害了。」彩雲道：「老太太病着呢，別大驚小怪的。」王夫人在內已　　見了，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，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。豈知賈母病中心靜，偏偏　　見，便道：「迎丫頭要死了麽？」王夫人便道：「没有。婆子們不知輕重，說是這兩日有些病，恐不能就好，到這裡問大夫。」賈母道：「睢閣本和藤本作：瞧我的大夫就好，快請了去。」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叫大太太去，那婆子去了。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，說是：「我三個孫女兒，一個享盡了福死了，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，迎丫頭雖苦，或者熬出來，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。留着我這麽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麽！」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。

那時寶釵、李氏等不在房中，鳳姐近來有病，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，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，自己叫到房中，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，「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裡，你們有事不用來叫。」丫頭們依命不言。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，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：「二姑奶奶死了。」邢夫人聽了，也便哭了一塲。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，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。知賈母病重，衆人都不敢回。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，結縭年餘，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。又值賈母病篤，衆人不便離開，竟容孫家草草完結。

賈母病勢日增，只想這些好女兒。一時想起湘雲，便打發人去瞧他。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，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，王夫人等都在那裡，不便上去，到了後頭找了琥珀，告訴他道：「老太太想史姑娘，叫我們去打聽。那裡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，說是姑爺得了　　病，大夫都瞧了，說這病只怕不能好，若變了個癆病，還可捱過四五年。所以史姑娘心裡著急。又知道老太太病，只是不能過來請安，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。倘或老太太問起来，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叫老太太纔好。」琥珀　　了，咳了一聲，就也不言語了，半日說道：「你去罷。」琥珀也不便叫，心裡打算告訴鴛鴦，叫他撒謊去。所以來到賈母床前，只見賈母神色大變，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，嘁嘁的說「瞧着是不好了」，也不敢言語了。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傍，向耳邊說了幾句話。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，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：「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，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。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，好掛裡子。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，都開明了，

便叫裁縫去做孝衣。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。厨房裡還該多派幾個人。」賴大等回道：「二爺，這些事不用爺費心，我們早打箅好了。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箅？」賈璉道：「這種銀子不用打箅了，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。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，我想外面也要好看。」賴大等答應，派人分頭辦去。

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，便問平兒：「你奶奶今兒怎麽樣？」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：「你瞧去。」賈璉進内，見鳳姐正要穿衣，一時動不得，暫且靠在炕桌兒上。賈璉道：「你只怕養不住了。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，你還脫得過麽。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拾就該扎挣上去了。若有了事，你我還能回来麽。」鳳姐道：「偺們這裡還有什麽收拾的，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，　　怕什麽！你先去罷，看老爺叫你。我換件衣裳就來。」

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，向賈政悄悄的回道：「諸事已交　　明白了。」賈政點頭。外面又報太醫進来了，賈璉接入，又胗了一回，出来悄悄的告訴賈璉：「老太太的脉氣不好，防着些。」賈璉會意，與王夫人等說知。王夫人卽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，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。鴛鴦自去料理。賈母睜眼要茶喝，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。賈母剛用嘴接着喝，便道：「不要那個，倒一鐘茶来我喝。」衆人不敢違拗，卽忙送上来，一口喝了，還要，又喝一口，便說：「我要坐起來。」賈政等道：「老太太要什麽只管說，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喝了口水，心裡好些，畧靠着和你們說說話。」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，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。未知生死，下回分解。